

隰縣志
卷四

隰州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

子雲河東賦子厚晉問光燄萬丈洵可以侈河汾而
炫雷霍矣隰在偏隅褻屐罕至鴻文麗藻寂焉無聞
然志之所取謂其爲朝典民風之所係可以信今而
傳後豈徒曰擲地作金石聲乎舊者不敢妄刪新者
不敢濫入其文或以人或以事或述興作或叙風景
體不必備選不必苛所謂在隰言隰者非以是爲千
秋大業也志藝文

記

興儒里碑記

金宋元吉

僕自去歲秋八月來主是邑簿因檢視田災遍歷縣境觀其民風儉而不陋朴而不野大率與吾鄉肖其間人物舉止有體出言有章鬱然有吾儒之氣象者是村也又常佐座公堂或有來訴事者觀其容止頗異詢之則曰興儒人也余是以嘉之是必於曩昔繼有吾道居此染習使然也興儒之名信不誣矣然而未嘗有儒者出是有其名而儒實未興矣邇者或有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

記

徒潔其衣服巧其言語好訟屢干于有司是敗興儒之風者衆人鳴鼓而攻之可也夫人之難遇者太平之時幸方今承平日久崇周孔之教開設庠序長育人材不於此時力學取進行致君澤民之道而甘混迹於編伍至沒世而無聞亦足恥焉自今好事君子可令賢子弟就師隸業誦儒之書力儒之行使濟濟焉相繼而出高步蟾宮取青紫使人知爲儒之貴以副其興儒之名不其躋與余所以書此者非特爲是一村而言也亦將以示化于邑人其來觀者幸無忽

焉明昌壬子歲季秋中澣日宋元吉識

題宋簿碑

金鄭時昌

夫人稟五行之秀有仁義進德之心然而不激揚誘導之則孰爲生生自庸者哉吾友宋公祐之以壯歲登名場第二政是邑覩興儒之民舉趾中規發言合理肖吾黨之風蓋由耳目聞見有所從來也然亦未得其實有修潔好學之因作文用激揚誘導成彼善性使不忘其習俗之舊則興儒之名不徒云爾

翔濟濟化行一境豈止是村之民歟噫爲邑者顧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記

不當如是耶與夫肆

箠撻以爲治政之能者

固有間然回視黷貨無厭日夕以追胥擾之致

田里彼又奚暇治禮義哉是以僕於宋公有所

取焉

崇福寺碑記

元趙德元

佛教自後漢以來流傳東土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屆於洛陽寺舍之修自此始也寺者嗣也謂治事相續其內也由是羣經緒論傳之如不盡之燈奧義元言演之若長明之日善道以之而生繪塑因

茲而起剃度僧尼遍茲法界迨我大朝龍興収服海
宇干戈滿地其神宮梵宇盡皆煨燼止存本縣西曲
里佛殿一所及聖像一無所壞幸莫大焉有前汾州
僧判淨闇門人普資俗姓李氏係本土雲強里人自
幼削髮年至八十戒行嚴潔廣通法論冥達至理住
持此寺日久大興緣事遂構三門廊廡彩繪佛像及
菩薩羅漢伽藍武安王二廟塑像粧飾嚴整遊僧有
次過客有寮及經爐香供粥魚齋鐘種種布置有法
結構宏敞一切工費皆出於已常住田土彌廣蓄積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

記

日增廣度門衆祖風相續而不替法輪常轉而無窮
皆資公之力也一日策蹇不遠百里而來與余言曰
敝寺欲礱石以記其事先生肯爲我泚筆而書之乎
余撫實而言以示來者謹記鄉貢進士趙德元撰進
士王天諒書丹中統二年歲次辛酉溫泉縣縣官張
邁

唐院川創廟記

元

竊聞鬼神之事幻分冥分跡不可見聲不可聞何以
像貌爲者彼廟宇之設徒以勞民而傷財噫不然人

所欽仰將在神矣神所憑依將在廟矣矧茲歷朝正
神其功烈垂在萬世炳若日星爲吾人者烏得不圖
報答之一舉耶所以詢之故老訊之占卜迺經營于
斯是山環水繞之處實神棲鬼聚之所承茲勝地立
正廟以妥其靈建詞亭以奏其樂修東西兩廡以大
其規庶幾報功德盡欵誠於萬一者勞民而民不怨
傷財而財不匱乃見像作福之一計豈淫祠邪神同
哉且其廟貌莊嚴又坐東北之岡陵而環西南之川
澤于風水不無少補後人相繼而常新則裡祀無窮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

記

報賽罔極勒石之言不爲空談也是爲記泰定三年

孟夏吉旦

修學宮記

明王節儉

都御史

平陽之西有屬州曰隰帶黃河阻重山俗阜民朴夙
號易治州有學宮建於有元規制隘陋蓋隨時苟簡
而禮文之事有未遑國初建學頗加修治逮今逾百
年廟宇學館日就頽壞而所司相視漠然無能以興
廢爲任者比歲得陝西高陵墨春來知州事嚮意儒
學遂毅然曰廟學弊陋則薦享非儀講肄無所釋此

不治其誰之咎爰謀僚寀各捐已俸計度措畫卜日
攻營重修大成殿四楹兩廡各二十四楹櫺星戟門
神厨庫舍暨宰牲房各三間明倫堂六楹齋饌堂各
三間號房六間凡爲工役身親蒞之民不告擾而樂
於就緒土木丹碧煥然一新經始於成化己酉之春
落成於庚戌之秋其爲時僅期有半而爲功則被於
無極訓導朱璽以功旣畢宜有以詔來者乃疏其事
之巔末求爲之記竊惟道原於天而具於人敝於物
而離於道必賴上智者則修道立教使復其性肆我

朝列聖相承君師宇內垂範建極學校教化媿隆前
古而所在政有修否才有豐嗇者亦惟任其事者能
體與不體何如也若此州僻在一隅廟學久敝乃無
一人爲之振飭修理墨君獨能率屬倡民慨然有爲
成是重務亦旣知所以崇儒興教而化民成俗者矣
抑余更有說比年以來士風凋瘵背仁棄義而西鄙
爲甚誠有如朱子之記建寧云推其所本蓋由教學
戾古而人心陷溺然也古之教學無他講學以修其
身窮理以充其善其用使人忠君孝親尊尊而長長

不失其爲人之道而已使爲之牧爲之師爲之學者咸知以是而旣厥心焉無眩於功名之習無汨於利祿之私各殫廼分以底明德新民之域是惟國家建學之意而廟學之修不徒然也墨君系出巨族由選士任今職祖鱗仕終兵部侍郎贈榮祿大夫少保父準廕授刑部主事遷宗人府經歷故家源流有所自余與主事僚契之舊不得終辭也故爲徑述其事而申告之如此是爲記

重建城隍廟記

明張昇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

記

隰故有城隍廟神曰靈佑侯廟厄於火彌年弗復越明年實成化戊戌歲也大名董侯懷瑛來守是邦初謁於廟棟宇灰燼不覺驚嘆又明年己亥春謀諸同寅下及民耆曰事神治民吾分內事也吾不敢緩况茲城隍之神膺國寵命民之水旱癘疫率禱於是今奠神無所得爲敬乎乃鳩工掄材仍舊址而爲之正堂以門計者五門房則殺其二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堂設塑像餘壁繪像有差四月告成焉民不知費工不踰時何精且速也旣而五月不雨旱田欲枯侯齋

戒率民禱之神昭靈貺霖雨滂沱四野沾沃麥穀迭告有秋秋八月廟梁忽產瑞芝五本色如紫霞霽彩奪目嗚呼其靈異矣哉夫神也者聖人所不語固漢而難測也然而瑞應往往發於感格之餘是何也彼冥冥之中得不有昭昭者存耶故有其誠則有其神誠之至雖天地之高遠尚可感格况城隍之神保障吾民歲時所祈禱者耶或者謂城者築土爲之也隍者鑿土爲之也非有精神靈氣交於人曷爲而有神如此噫不觀諸社稷乎社祭五土而配以勾龍稷

祭五穀而配以后稷勾龍有平土之功后稷有播種之功其精爽在天不昧故配社稷而祭之豈不禮之宜哉若城隍之有神殆亦其配者與必生而有功德於斯民故沒而廟食於斯土亦禮之宜也旣廟食於民則心未嘗不在民子民者誠心於民事安有感之不動耶無惑乎董侯有此瑞應也州人隴西縣令張翼輩相率寓書請紀其事予知董侯之賢舊矣故不辭而筆之

隰之東南六十里諳真鄉迤東十里許有山名曰紫
荆其山巍然勢接雲霄陟茲四顧東覽霍山汾水南
瞰五鹿高峯西望華峯恒河北連上殿山頂乃普照
龍尾古刹緣郡誌失載不知湮沒灰覆於何時延及
於 治甲子之秋比丘悟昇號大虛者乃紫川馮氏
裔也自幼剃染於外方歸來受業於郡之安國叢林
投禮首座璟瑞峯爲師大虛性好清淨不染俗塵遊
歷斯山愛其泉石清麗山林茂密遂禁足三載朝
慕念佛思願矢旣閱覩斯灰覆之餘遂起興修之念

掘故基得磚百餘上注元祐年號月日重修龍泉
院記 惕然而嘆曰茲刹之復修于元祐之時而不
沒於何祖師之後越明年歲登大康延訪於衆得
蘓景儒字元勳蘓汶字源潔曹鐸曹選爲檀越主昇
徒眞如苦心戮力採木運礎仗檀那捐貲助力聿建
正殿三間觀音羅漢護法諸殿丹牖絢爛炫人心目
觀者咸曰茲非人境也興修於 治甲子之秋告成
於正德改元之冬謀諸師瑞峯功德主元勳輩大功
告成非 文於石何以彰功德於永久遂請文以

之余曰山之事業顯隱成敗在乎其人而人不可得或數千百年之間不求而自得者何也蓋物之隱成敗關乎氣運屬乎時緣豈有意而爲之者哉紫荆古剝創於唐初兵於元末自此以往屢興屢廢延迄于今成此大業若地設天造可謂能事矣瑞峯余素所敬仰也故弗讓而爲之書因以識歲月云正德二年歲次丁卯監生鄭宣書

徙河築城記

明范守巳

隰州城志稱唐武德元年築景泰二年同知李亨修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

記

乃城北一里許又有古城故址則今城非唐築明甚按五代史周顯德五年建雄節度使楊廷璋以都監溥權隰州事未幾北漢兵至諸將請速援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兵攻城果不下是時去唐未久唐城無疑故高堅可守今城不知創自何時庠薄隘甚自景泰間李亨修後又一百五十餘年矣未聞有大興版築者其城居東山之麓東據高阜西臨紫川水因勢爲崇卑側向水滸而川流上受高唐溫泉蒲子諸山峪泉源總至暴漲亡時城常

被其侵嚙萬 辛丑秋淫雨連月山水猛惡鼓浪奮擊不輟城西北隅崩至五十丈許居民懼甚其他處頽損亦多是冬余來視事廉知其狀惡欲修築而沍寒土僵不能施畚鍤明年春三月請於攝道事按察司副使詹公思虞直指使汪公以時大中丞白公繡爲糾丁夫六百餘人先徙河流使勿近城堧爲築地而川中土石雜揉猝難鑿濬至五月終乃渠導水西去復聚石爲長堤以防侵軼之虞工方而暴雨立至矣是月巳丑薄暮雲起西北隅大雷

以風雨雹兼下須臾水深數尺雨止余聞城外水碎洶勵急使人覘之則白浪沸騰約高數仞許石漂沒無遺直擊敗垣城不浸者三版耳先是州宅內有鬼憑人而語舍中兒患之余禱於城隍亡何有降於宅內擊鬼有聲喝護備至余德神敬事之至是水惡嚙城余禱於神乞收水而徙其流神憑人傳語許之於是迅雷起中庭神去行視水形矣戌夜復語河流徙畢可躬閱之余起出城諦視則水流西下涓涓若衣帶耳城堧外土石壅起若長

鑿中渠亦淤塞無蹟初西山下土高石堅勢不
濬非數千人雨月力不能就至是一旦成長二里
許水流其中人皆以爲異余集士庶恭拜神貺喜免
嚙城之患云是秋乃爲築城計伐石爲基錮之以堊
乃先掘地及泉布亂石燥土隱以金椎使堅厚加方
石疊砌高丈許厚二尺許以障土而固其基外復爲
複道濶八尺亦用灰石錮其藩高與基等俱取西山
膏土實其中而築之督趣兩月冬初乃成明春始徵
芟礎築城於基上五旬而竣上用瓴甃爲埤垝巖巖

栖雲保障有賴又於隍外築堤百餘丈北起平臯南
抵故防濶二丈有五尺高丈餘以遏川流之橫溢者
旬亦成皆樛薪木爲箇實土其中纍纍如貫珠聯
置堤中而築之可資永久又北門之內少東及東城
之外東南隅之內南門之水竇崩墜各至數十丈廣
狹不同亦分發丁夫先後補築俱不浹旬而竣共
方石五千七百二十尺石堊萬有八千四百二十
芟礎三萬有三千五百九十二觔棧木五百五十
杆而城垣復固無復嚙毀之虞矣是役也前川官

吏目王天余督視有功義 竇貫等分築効力
余以不德叨總其事自愧未展一籌第賴神明降
收奔浪徙急流拯州民於魚腹措城 於石門使修
築有緒漸次成功神之造福斯民爲不淺歟故 河
流而頌神之功不衰乃敬紀其事以示後人非敢曰
貪天功爲已力也

范公生祠碑記

蘇萬民

隰州僻處山隅守土者多季廉明經士卽甲科亦罕
有焉矧藩臬重臣乎萬 辛丑春我公以文星照臨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三

記

茲土諸凡述作俱班班可覩記已公初由進士理雲
間累官留都比部郎僉憲秦晉提督學校業已議擢
光祿卿倏爲忌口所中徙僉蜀臬已而擢叅秦藩治
兵延安塞上復以讒故左遷來攝州事居無何樞臣
緣公備邊功上請奉命欽賜白金准復憲職優用吏
部遵旨題僉晉臬留中未下癸卯冬公當入計士民
念公一去當必榮擢無復還理追惟善政渥澤浹骨
髓共釀金建祠像公其中用識去思因問記於不佞
謏陋無足爲役第沐公教澤尤深誼何可辭竊憶公

目辛丑冬十月下車卽大雪千里深三尺許皆以爲數十年未有之祥先是八月隕霜歲不登而攝事者報災兩臺檄下監司郡守勸議蠲賑之宜郡議宜蠲監司謂勸報不實止宜議賑而倉適無粟民多和石屑糠粃雜咽之輒病且歿而督賦之令方急苛責長吏謂課殿奏黜不原公曰是欲殲小民而促國也吾實不能乃自削牘奏計大中丞及六察使者乞發藩司帑金數千兩分賑饑民而暫緩催科全活溝瘠不然不流亡則必嘯聚非計之得矣大中丞下其牘命

監司勸議方岳聞之怒語人曰此不啻阻撓國賦更欲糜我帑金耶乃移札讓之公得札不爲動部使者代爲營解議發府庾四百石賑州民而停緩其徵大中丞從之公乃小慰又念四百石不足給饑民復勸諭士民捐輸助賑搢紳閭右士感而慕義者數十百家復得粟六百餘石察視饑民五十餘人人給粟二斗得免溝壑而不逞之徒猶有陰爲草竊者公乃屬比閭嚴巡邏有發輒捕俱麗於法民得不罹害先是州邸多厲公禱於城社神神陰來偵之爲擒一厲而

去無何衆厲復作有梵神來衛其舍公嚴事之夏五月旱苗將槁公請雨輒雨如注苗得盡蘇無何大雹雹輒止得不大災而城臨紫水先是水嚙城趾過半矣城崩五十餘丈公乃乘春隄之導水使西徙業已就緒而猛雨降水大至齧隄無遺趾復齧城城不浸者三版士民大懼公夜禱於神請縮水徙流西山下神憑人言許之侵晨往視水果西徙涓涓如衣帶而隄石俱棲城堦外泥沙壅淤水不能復齧城矣士民大詫以爲精誠能格神明也是夏麥乃大熟而被雹

數里小民猶有流亡者公復報災請蠲賑監司不之許公乃多方招撫周其困而緩其徵民乃復所是歲八月復隕霜禾稼多槁公復請蠲恤監司不之信批其牘曰隰地何乃多災無非遷延國賦之謀爾及郡覈妄終不議蠲第令緩其不急之征檄下郡吏復匿之不以示州而督賦益急小民缺望避匿山谷間公與約某日輸若干金足我解額卽免追呼父老各踴躍去如期輸金而至公復慰勞之民皆畏服初大稔之後癘疫流行民歿者十二三有司猶按空籍責

出常繇小民苦之且富者困於重役家多衰敗至有
流移不返者公廉知其故適奉檄括民戶口乃下令
里甲各報缺丁而以孺稚成立者補其額共除丁三
千六百有奇補二千五百有奇永和除補各半之家
果衰敗者各減常繇十之三至有十四五者小民歡
聲載道而崩城逾年未築乃奏計兩臺請發帑金爲
灰石費而括取民丁六百餘人表以尋丈而築之於
是驅石爲城址高仞餘築土其上倍薄增卑爲睥睨
以資保障而民不知勞復爲隄紫水之湄長八十許

丈捍汎濫爲久遠計其城內外崩墜數處各不下數
十丈俱發民丁補築完好城乃固又以其餘力葺神
祠繕公署費數十百緡皆捐橐中裝及自所措置不
毫髮費公帑亦不錙銖科贖緩故事集而民不知費
云初隰地寡材州學弟子員不數十百人每督學使
者掄材其地所拔民間材子弟止十許人先是公督
三晉學校爲廣其額拔幾三十許及公攝郡督學使
者公鴻功拔士隣郡邑多減舊額以公故獨隰得
不

櫺星門及學宮中堂達

於內外以備規制新觀望其泮池則諦視修鑿有志未逮也又欲勅建城東門以通生氣移置社稷諸壇以便祀事俱以時詘未果初公監兵蜀徼寓雅州州固稱漏天歲苦淫雨乃三年內雨暘時若比歲有秋士民皆歸德於公及移鎮鄜延鄜延方頻年旱嘆而丁酉春則飛雪千里且旬必一雨秋收更豐迨至隰又遇饑饉數歲矣壬寅二麥大熟菽粟之入亦倍他歲癸卯四月七月不雨公前後禱於神雨大作四境霑足是歲麥禾俱豐民得安飽古語云福星所在歲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七

記

必豐稔公殆其人邪今公去矣郡人永思德政何能暫忘昔范少伯有功於越去後越人思之乃範金爲像嚴事之不衰范希文守延州有惠政延人祠公至於今不輟我公德器文章不減二公而所遭畧同又有大造於隰土百姓尸祝孰曰不宜異日登要路樹奇勲當必紀於太常祀於瞽宗隰人不得以私公矣余拭目望之公名守已字介儒別號岫雲河南開封府洧川人萬 甲戌進士也

千佛庵碑記

明楊季淳

東明師眞所謂開山祖也一瓶一鉢 山晚而
至隰相城西北隅一山負乾向巽形類鳳 中爲身
南北岩展趨而前兩腋細流涓涓不絕城 蒼龍山
突起文昌閣峙其巔與茲山正相拱北來諸水入懷
黃路河一帶谿流亦西奔到宮水聚而南州城塞其
口洵勝區也遂於中斥地作庵焉洞口榜口路入西
天鑿崖取道幽徑耳出徑而登得平曠地序所謂剏
阜拓境者此也甃無梁殿三間中龕諸佛前綴以軒
旁翼以廡對面韋陀殿三間尊者座後卽直出正門

也門外特聳一巒爲孤桐峯峯頂有小築爲摩雲閣
峯之側有幽徑榜曰小洞天北出左有小禪窟穿牖
取明於北爲閒房峯前卽鳳頭也故亭不取方取圓
曰八卦亭曠覽無礙眞可豁塵襟空眼界矣師於州
城中坐釘龕龕今猶在右傍崖少却師之禪窟也窟
中蕭然佛一尊單一條四大之外了無長物前數級
而下爲庫窰所謂小洞天盡此矣於無梁之上復構
層殿五間戈明府爲之倡郭法曹爲之和州人相繼
施助西成之日亦卽此殿成之日也殿之南側有北

極殿亦窰空耳北極右爲厨窰窰側又得一幽徑焉
徑稍寬中置一磴傍有一小禪窰師初 土時晏息
處也曲而南出稍西有禪窟面南頗敞詩所謂南嶺
恰宜松者此也爲師高足靜修之室由靜室而上有
一窟爲往來行脚安單處厥後爲鳳尾矣師幼從師
出家削髮五臺虔修三十年後朝南海因結庵住普
陀而天台而武夷而天竺而匡廬又自南而北出都
門於保定下邑嶺後村靜攝三年作七晝夜水陸大
齋飯衆萬五千人雖不復歸五臺而募修五臺佛殿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九

記

者再前後費千五百金其不忘本始如此夫以海濶
天空之識偶到隰便作住山計殆於茲土有宿緣焉
師誠能動物隨往金錢輒如所願然毫不因以爲利
惟願與大衆上結天緣中結人緣下結鬼緣已矣此
檀越所喜施而樂助也大抵十分圓滿志願十分透
徹眞誠是師開山心印好眷屬佳兒孫心心相續印
印相承則此山與天壤俱敝而道場與此山俱永矣
是所望也後人勗哉癸未仲春前別駕金檀楊季淳

記

重修廟學碑記

國朝李呈祥

今上崇文重道寵異儒臣講肄不輟右文以維萬世風化故凡讀聖人之書者如藝苑成均畿之左右以及寓內睹廟貌之圯悉捐修一新隰庠雖界在山隅夫非讀書遵化者哉雖然難言之矣大抵修建之舉多爲浮屠因果之說所誤或托跡僊踪或奉教佛法至過孔聖之門不顧而去以爲因果不在此也若然卽豐郡劇邑且難第猶曰鳩工庀材之不乏其具計日授餼之不虞其資至如無米之炊則尤難矣隰經兵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

記

燹之餘頽廢日久殿宇兩廡戟門鄉賢名宦僅存其概而室無完堵戶無全楣至於學宮側裂爲市人往來孔道道傍而議修建無不嘆爲超海之難噫嘻憊甚矣學博何宗至毅然有重修之志而苦綿力捐俸直如大海之一粒耳於是躬率諸士除紳衿輸助外各募緣於城之內外眞如持鉢頭陀而首導勤劬始終匪懈者廩生李呈蘭爲最幸陞任寧遠祖君澤潤留心學校與有力焉曾命冢男恩選李連科少效涓埃未幾修不果而資竭方束手無策更幸遼陽

白君崇周菁莪作人捐俸督協不佞適請假旋里復捐輸黃舞於強弩之末而大工告成焉蓋拮据三年矣至學宮齋楹各六揆之爻象未洽各裁其一而於中道建坊郡人過廟瞻窺一時稱爲偉觀彼浮屠因果之說安敢誦於大道宜人之日哉昔司馬遷適魯觀仲尼廟堂低徊留之不能去以爲天下君王賢人俱莫之及而韓愈亦謂祀法之隆惟孔廟與社稷爲然而勾龍與棄不得專享且弗用王者事由是以談豈非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乎宜我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一

記

皇上脫劔講道而內外臣工咸崇祀之維新也督部院廣執德之思寓作人之意徧查三晉有捐修孔廟者彙題而上之不佞與刺牧得蒙彛叙而學博何紀錄焉又誰非

聖天子之右文而讀書者之各慊其所有事哉卽以附魯頌修泮宮之意而著之以銘曰

金山巖嶭紫水湯湯至哉孔道曰唐曰皇靡不覆幬敢以隅荒

聖主右文息馬論道釋奠是先弗毀鄉校人材鬱起降

雨出雲豈茲崇執而替神明乃考鐘鼓濟濟莘莘麗
牲有碑刻在廟門學優而仕先聖以馨勗以後學念
茲惟勤

於戲作廟翼翼聖道輝煌泮水洋洋聖澤悠長文祖
萬代師範百王瞻依竦敬對越趨蹌一時鼎新萬古
流芳伊誰之功王公孔將青衿黽勉無負陶唐勒銘
於石永垂不忘

重修城隍廟碑記

李呈祥

蓋修廟事神余心好之然數十年欲爲而不暇爲也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一

記

數十年內身聽於官足不識故國山川面目雖欲葺
一廬以自安而不可得况茲百神攸宅乎巳亥春以
假歸凡郡中廟祠始得一一遊賞每所過見景物蕭
索改人韻觀余竊悲之而卽以修補爲巳事并勸衆
使各如一巳事衆從而應之不餘年而郡之廟祠巳
次第觀成矣獨城隍爲百神主其祠之議興稍後適
余假限及期裝車北上未遑親執其事是余巳爲猶
有不暇盡爲者在也幸余弟呈藻少年樂善遂心余
之心而以余事爲巳事欣然勸衆督工值余又假歸

厥工方竣余往觀焉見正殿后宮兩廡享亭以及大門牌坊欄杆樂樓煥然一新余喜甚喜其欲爲不暇爲者已爲之已爲而猶不暇盡爲者今亦爲之余弟之舉余之心也何也余心好之也好之而成故宜載諸石以示永久而並不沒郡衆從余攸好者之姓名矣是爲記

千佛庵碑

李呈祥

出北門而望有山翼然面繞城堞背擁崗巒大河平涵旁溪潑帶山形倚伏俱含飛動之情脉絡縱橫實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二

記

挾回翔之勢余自少登臨輒徘徊不能去燕僧道亮住錫此山更名鳳凰取其似也乃漸剗險就夷去草開翳因曲直以作基量延袤而立表林衡授矩梓匠揮斤上拱天霄下準地軸紺字嵯峨若對流霞之闕靈幢飄颺似開梵率之宮始自己巳遞至甲申而正殿旣已落成禪堂因而旣構蓋已經營三十餘載計費貲三千有奇矣旣而九服失圖三靈在疚野色蕭條屋廬焚蕩而山寺獨存法鼓無恙固諸佛之降祥亦老僧之昭格也今

國家奄有海甸削平寓宇幽顯一致吳越同風朱薨與
象魏爭光貝闕偕皇圖鞏固老僧猶以兩廡未周佛
像尙缺復謀於其徒興秀孫隆鑑將重興版築棲妙
果於香城大啓神光繪金相於璇刹時予親承

簡命撫治南州方鑄古佛五軀奠度大衆三厄而道亮
適持鉢南來乞予圓成彼願因捐貲助緣勸募成功
并命禮請所鑄諸佛歸於此山務使珠幡華蓋儼然
雙樹林中碧馬金輪宛矣諸天座上庶了人天之善
果聿成龍象之巨觀以順治七年奉佛正位於殿中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四

記

閱半載而寺功始盡畢老僧并請予識之碑以示萬
世焉

重修學宮碑記

國朝胡文煥

今上歲次乙巳仲冬朔有十日余蒞任茲土甫下車謁
先師見廟宇雖未傾頹之甚然亦僅可蔽風雨求其
堅固壯觀則無有也余思隰郡爲三晉名區歷代幅
員廣狹人物盛衰雖沿革靡常隨時遞變至乃學校
十室之邑鄉射禮文尊賢養老考藝遴材諸凡王政
所急則莫不以學爲本今廟貌不新若此先師妥神

無所春秋釋奠徒具虛文將奚以副

聖天子作人至意但隰地荒殘之後差徭繁重民不聊生余又何敢遽興土木邇來地方小有安集余亦習知人情趨向乃集紳衿共相斟酌余言出而應之響夫仁義道德人心所固有覩泮宮廢墜皆有安安仰之懷故歡欣鼓舞惟恐修葺之後時也於是材鳩工自棖棟構櫨甍蕘之屬除風雨薄蝕朽敗者一一更易之正殿兩廡與文昌閣次第告成堅而質而無華望之翼然余有事廟廷俎豆簠簋犧牲玉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五

記

帛燦然明備瞻仰升降宛在杏壇之間余既幸學之成因念禮讓興行風俗純美上體

國家崇儒重教之心余乃得借手塞有司之責隰之風淳厚民情椎魯頗有三代之遺一變至道若草上之風學既成而絃歌雅化猶俟後之君子則余愧也是爲記

新建關廟記

胡文煥

國家之祀關夫子者不自今日昉也世宗祀代其宇瞻之拜之繼繼承承於千萬年也

光明正大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平險不易其節存
沒不磨其神一段忠肝義膽之氣照耀千秋入人肺
腑而不能自己耳今

上御極之四年余奉

命來守是邦於仲冬十日受事越三日行香見郡城諸
廟皆有而獨闕關夫子一廟莫由瞻謁且踟且疑以
隰去夫子之鄉未遠其仰止聲靈尤大彰明較著肯
令其久湮而不祀乎爰是詢及耆老僉云建於昔火
於兵自闖變之後民力已竭瘡痍未瘳當事者不忍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六

記

後民事而先鬼神遂因循不果今幸年豐物阜民氣
少甦卽有同志之紳衿與共事斯土者謀之於余余
曰此義舉也烏可以緩捐俸爲倡未幾而出資以助
者踵至忠義之氣蒸蒸日上鼓動相率而不衰余甚嘉焉
於是經營會計卜地於城隍廟之東厥地亢爽堪爲
神依庀材鳩工刻期舉事因建正殿三間東西廊各
五間臺樓一座歌頌興焉殿後數椽道人棲焉肇造
於正月十六日告成於五月初三日較之昔日瞻謁
無像歌頌無臺其相去何啻千萬哉於是仕宦相與

慶於前農賈相與 於後莫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廟成而勿記 以示後人於勿忘因卽爲之記 并列其姓氏於後

重修三義廟記

國朝邵鳳翼

峙州境之西關有二義廟不知創興何時已失紀載之舊集黃耆而諮之咸謂相傳幾八百年亦漫無可考及洗視古碣之猶存者乃嘉靖甲辰重修碑記也越嘉靖至今又百有餘年則此廟爲古蹟可知奈何棟折椽崩垣傾臺廢無復當時丹堊粉藻之盛哉豈

喪亂以後人民皆失其故居彼廟貌亦相與爲盛衰乎夫三尺童子與之言忠孝節義則肅然起敬與之言神靈赫濯則凜然知畏三義之英聲蜚於天地寰海內外皆知敬之畏之而俎豆之遐想昔時創興斯廟之人心或亦倣像教遺意乎余於丙辰暢月來牧茲土見士遊於庠民嬉於野猶有古陶唐樸儉之風雖不幸遭逢兵燹無復昔時太平景色而三十年生聚振興已稍見一班乘椽棟將撓未撓之際爲香火斷而復續之謀庶幾神靈赫濯在前忠孝節義如

睹雖三尺童子亦知肅然敬凜然畏而惕然加醒乎
郡之紳衿耆老咸稱曰善遂相與樂成之工始於春
卒於冬不加建造惜民力也添設兩廊護正院也復
構歌臺大觀瞻也丹堊粉藻止於葺舊崇尚古樸不
爲奢靡之漸也余不欲泯創興之人之心於既往重
爲整頓冀民安物阜事事漸復於古一如斯廟之再
振而後快也非諂瀆也爰勒石而爲之記

重修城隍廟碑記

國朝王 鄰

天生民而明寄之司牧幽以寄之社稷諸神其有疾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八

記

病水旱則司牧爲之請命於君諸神爲之請命於天
其義一也今鄰謬爲國家司牧之任實與神共事一
方六載於茲凡遇水旱不時三農失業聽號呼之聲
中心憂瘁至廢寢食知神之憫此蚩蚩同一理也余
下車後卽詣廟拜謁諸神見棟宇荒頽殿廡朽腐爲
之改舊額撫遺址惻然久之因語隰之父老曰神有
功德於民民亦當有以報効於神豈是庥是憑之地
而一任風雨之飄搖乎卽懷修葺之舉徒以賦車運
草王事靡盬兼之歲際 収室多懸磬故連年常抱

不安之痛今年五月亢陽不雨余率諸父老又禱之於神謂神曰某之不職獲戾於神罪固難逭但三日不雨則無麥民則何辜禱之不應是無神也知我民之顛連而不以請之於神是某之溺其司牧之任也禱之而神不卽以請之於帝是神亦失其好生之德也三日而大雨沾足二麥葱鬱民賴以安余率諸父老以特牲昭告於神且謂父老曰神之靈響如此修葺之舉其敢後耶余卽捐俸首倡衆亦大破慳囊以構以堂旣丹旣牖使已頹之璇府頓改舊觀顯烈之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九

記

鬚眉於今復覩行見風雨調順椒蘭常薦於几筵靈爽式憑明德載馨夫昭假者也歲八月衆父老以修葺落成來告於余余卽詣廟瞻仰不覺顧之而肅然生寅畏之心蓋欽神之昭赫在上能使民之子來如此旣而怡然生懌豫之心蓋喜吾民之和會於下能有以崇德而報功也如此諸父老請勒石余卽錄其實事以應並誌諸好義急公之姓氏於左

重修學宮記

國朝劉 堦

之未就而忽垂成於一日者厥功爲最

難余隰學宮左倚金山右環紫水形勢佳勝規模
敞稱巨觀也自累年荒歉後殿廡雖存舉目蕭條前
刺史鄭公欲興復舊址獨病於物力之繁僅葺文昌
閣啓聖祠明倫堂以蔽風雨而兩齋蕩廢無師生托
足處泮池傾覆無士子採芹所他如櫺星戟門壞者
未補環牆內外頽然如故數年榛蕪相延迄無所就
又以陞任去蓋成功若斯之難也今刺史錢公甫蒞
斯土首崇文教祭祀以時朔望日率諸弟子行禮其
間顧而歎曰大道傳於聖聖教尊於學諸生托志詩

書悉望宮墻爲興型不壯麗何以示瞻仰整舊圖新
其可作乎聽者以殘廢久成功艱皆有難色公曰有
志者事竟成譬如爲山千仞以一簣起譬如登程萬
里以足下起事無難易奮於一朝余當以身任之爰
是首捐清俸集諸生董其事圯者修廢者舉不數月
而宮室臺榭泮水門墻煥然一新噫數年之未就而
忽垂成於一日人以爲難公何其圖之易也工旣竣
詔諸弟子而訓之曰余之修茲學也豈僅飾觀已哉
亦將有以教之也不見夫宮闕之巍巍乎則品行之

端嚴道德之崇隆視此也不見夫泮水之洋洋乎則
文思之流暢性情之淵涵視此也而且禮門義路可
以肅視履先賢名宦可以動歌思數仞門墻可以示
範圍翠栢蒼松可以作氣骨履其地想見其車服禮
器無在非學卽無在非教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諸生皆曰唯唯余目擊從前
未有之功敢用誌其始末表章盛事以示不忘尤願
後之歷斯土者踵相繼美則公之功萬世爲昭矣時
督工首貢張君文典廩生劉君柟李君連捷賈君瑞

王君繼旦許君錫瑞李君模例宜並書以垂不朽

上留里復業碑記

劉 堦

詩以樂只詠君子其于民之好惡如疾痛疴癢之相
關或于昔爲利而今則爲弊或于彼爲利而此則爲
弊委曲籌畫圖其萬全必使無一夫之失所而後已
此君子以樂子民而民深樂有君子也故云樂只也
如我郡守錢公非其人乎吾郡本三十里自康熙十
五年間時際艱難上留一里人逃地荒國課無歸前
郡守邵公設法作爲官租以便輸納不過一時權

之計耳今三十餘年歷久弊生牛種子粒之資或至累及州民是一里之利未興卽一州之害未除也自公下車以來愛民如子於上留尤加意撫綏招集流亡面諭里人復業又以本里糧多人少恐難承接出示招募四外良民入籍無論外置已業俱以肥瘦均分苦樂相當合里人同心舉約殊批存案是上留之人昔之飄泊他鄉者今皆有田園故土之樂四外良民昔之無產可依者今皆有恒產以相守而州民亦免向時牛種子粒之累是興上留一里之利除隰人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一

記

一州之害且不獨興上留一里之利實以興四外良民無窮之利又不獨除隰人一時之害實以除隰人數百年無窮之害也樂只之詠如我錢公庶克當之而無憾也乎由是州人莫不悅服而上留之人尤感激鼓舞思勒石以垂不朽余因叙其始末而爲之記

郡侯錢公生祠記

劉 堦

史至龔黃卓魯諸循良未嘗不掩卷歎曰何古不相及耶乃今而殊不謂然於何見之於我郡公見之公諱以塏字蔗山浙江嘉善人由戊

辰進士初令茂名以才能調繁東莞釐奸剔弊治行
推兩粵第一在朝當事文章薦公乙酉夏奉

簡命來刺余隰甫下車以隰地僻陋因其土俗相其民
情緩催科勤撫字抑豪強禁奸吏清而不刻明而有
容寬猛罔不適宜四年之內政化大行風雨時若年
穀順成獄無冤滯路不拾遺雖龔黃卓魯諸循良不
得侔美於漢矣他如鼎葺神祠則正祀畢舉纂修郡
志則文獻有徵築城池增雉堞則金湯永固補筆峰
建書院則士風丕變公之造福於隰者又如此隰人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又三十一

記

踴躍鼓舞方以百廢俱興欲與公相樂於太平之天
毋何芳聲遠播 上臺交推不踰月而又以陞任去
隰之紳衿士庶始而喜繼而悵悵如有所失謂我公
擢居要路霖雨蒼生道可大行矣又以公去而如失
怙恃不能沐深仁厚澤於無窮蓋兩全若斯之難也
况爲功令所束僭寇不能因釀金建祠立碑於卜子
祠之西欲尸祝我公以報萬一寧非人心之同然也
哉他日者公建節山右有事來隰甘棠勿翦袞衣再
覩隰人之慶幸何如也爰勒石而爲之記

贊

華池廟贊

元李天喬

神之乘龍兮來自穹蒼巍然當座兮萬夫瞻望聽視
臧否兮秘密難量崇之卽應兮淑靈孔彰覩其功德
兮炳日之光仰其廟貌兮白雲之鄉觚稜崔巍兮鳳
舞帷幕森陰兮龍藏崑山之石兮玉爲礎豫章之材
兮虹爲梁俯瞰井邑兮下土宮移兜率兮上方司曹
居職以匡輔兮兩廡分列以鴛行夜有幽冥之刑兮
搖金鐵之鏗鏘民皆得其露宿兮竄貪餐之豺狼山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三

贊

鬼號泣兮月滿長廊徒隸怪狀兮呵禁不祥神儀莊
肅兮畏以秋霜歲祀豐美兮濟濟皇皇咸被其祐兮
百沴自穰事之千載兮壽隆而康前翰林國史院掾
史東平李天喬撰至元二十七年孟秋下旬三日

序

聖圓功德序

王 隣

隰之州在四山之隈爲古西河之地其俗儉樸務本力農猶有唐魏之遺風余承乏於茲二載矣樂其地僻而事簡旣絕奔走之勞復鮮簿牘之累雖土瘠民貧閭閻凋敝茹疏飯糗宦况蕭條蓋已習焉安之矣暇時出郭遊歷諸梵刹南有聖境寺規模雄偉西北有千佛庵山形嶮峻而城東北隅則天寧寺尤爲傑構焉殿閣崔巍層累而上極工力之巧盡制作之善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四

序

余固疑非此邦之所宜有也詢諸寺僧言於余曰維茲寺之建肇自李唐其來久矣然其初背負土丘止數椽耳無竇隆瑰麗之觀也自明季流寇兵燹之後荒旱頻仍之餘寺衆離散去之四方棟宇墻垣日就圯毀寺旁有田數頃亦爲土人侵耕寺之不至鞠爲茂草者幾希余曰如茲言寺寢廢矣今之燦然以新美輪美奐伊誰之力歟僧曰此吾師聖圓之所致也師爲本州民家子髫年棄俗淨身披剃空諸色相一意眞修初住持妙樓山之石室寺寺以更新後緣州

人敦請來居於此見斯寺之傾頽毅然以鼎新爲已任奔走丐募繕宇葺垣墾復田土招集徒衆三年之間廢者興墜者舉矣厥後南遊吳之金陵歸而旁歷汾太諸郡邑問凡諸貴客顯宦咸解囊傾橐以畀之閱十數年始大鳩工又二十歲厥工乃竟爲殿宇數十楹僧舍百餘室爲檀香佛像千有六十皆極工緻聚四方之施捨積千載之經營非一朝一夕之所獲與夫一州之物力能致也余乃憮然自失愾焉長思念余之蒞於斯也見茲土士習文風未暢每欲於州

之隙地建書院一所延老師宿儒講學其中以訓迪此邦之子弟俾之富於學殖進取科名徒以力不克副有志未逮余嘗媿焉今聖圓之力顧克如其願謂非才且勤何以致此昔王荆公記龍興講院盛稱浮屠氏之能謂儒者所不及余嘗疑其或過以今觀之不其信哉不其信哉余旣嘉歎聖圓之能而州之紳士耆老將爲之鐫石以誌而求文云師法名道興聖圓其號也年已七旬端居習靜懶事應酬間與之語辭旨清徹庶幾有得於彼之道者焉

重修東嶽廟序

孫應龍

考古晉蒲子地庭惟茅茨野惟陶穴無碧榜丹甍亦
無琳宮紺殿然俗儉而愚近誣近鬼崇祀尊釋甲於
南郡東丘余不德忝蒞茲土入其境見州廡荒苔澤
宮茂草社半窟鼠城有啼烏烟井廬舍盡成瓦礫青
燐惻焉心疚欲散花滿縣而饑崇之兵又崇之悲矣
離鴻方淒淒頽垣敗壁間而鳩工庀材以飭廟貌將
毋築怨築愁妖興土木乎顧東嶽之祠與梵刹異嶽
有金繩銀檢及符璽諸瑞實應東壁文章觸石膚寸
不崇朝雨遍天下農禱輒應焉又東屬春方萬物胎
生求嗣輒應焉嶽祠之修殆不可緩適僧大柄有勸
募重葺之舉因題數語以告善信

募置馬王廟香火田序

王 鈺

周禮春祭馬祖天駟星也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
馬步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厲能害馬
者古人之于馬其靡神不舉如此隰有馬王廟創于
張劉二君而修于李君規模嚴整庭宇幽潔神之所
依必恭敬止惟是有廟而無人以主之則廟不能久

有人而無產以贍之則人不能久于是廟此必然之勢也夫兵之所藉者馬馬之所藉者神旣伯旣禱固不敢懈卽以民間論春耕夏耘負重致遠咸資于畜故北地牧事爲重富者驟與馬貧者牛與驢家家有之苟非賴神之庥則除蓐釁廐何以疵厲不作而驍騰足恃乎是故葺廟事神凡我兵民咸有同志則置地以爲香火之資隨緣樂助當亦踴躍面不辭也夫

傳

張二酉傳

錢以墀

張君諱文典字二酉少補諸生試輒高等爲人溫厚醇雅無疾言遽色母病不能下牀營治藥物朝夕侍側三年不倦父久病禁葷且忌食鹽二酉食必親嘗父齋亦齋食淡亦淡不敢私嘗一嚮侍醫藥如母病者二十年居父母喪不聽樂不茹葷者七年公舉行優學使者檄行獎厲顧數竒不偶方應歲薦旋以疾卒州人共惜之予維爲人子者其勤問視親澣濯扶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八

傳

持抑搔固其常也旬而踈月而怠至于經歲則安爲故常置之度外者比比而是乃歷三年二十年如一日非其至性有過人者乎二酉卒時年僅五十九耳計其母病父病居父母喪且歷三十年此三十年中自不交睫食不下咽愁鬱辛勤悲痛哭泣可謂極人世之至不堪矣使稍有勉強稍有矯飾幾微之際人旦得而窺之何以隣里鄉黨無間言如此則二酉之孝不可及也二酉家貧好施予慷慨任事董修學宮風雨無間 皆其可稱者云

劉扶蘇逸人合傳

曹溶
保德州舉人

扶蘇姓劉諱圻字子郊少長於蘇故號扶蘇逸人其弟諱垠字煌晉別號野翁皆澹園先生子也家世文墨生而聰穎嬉戲卽與人殊及就外傳兄弟同居一室互相師友以清苦自勵弱冠相繼入泮食餼以文章鳴隰每試輒居高等爲人端方嚴正市井里巷之語未嘗出諸口非禮之色不正之書未嘗接於目鄉里羣目之曰他日昌劉氏者其二子乎長公尤博學工畫雅不與俗伍母喪哀毀骨立結廬於城外之觀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九

傳

音寺非省父不入城掃樹葉以爲炊脫粟瓢飲淡如也後讀書得疾雖甚重猶吟哦不輟有勸之者則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年二十九而卒次公教育生徒寬嚴得宜風雨不少倦事澹園先生服勞奉養十年如一日壬午之歲應試少失利感憤成疾醫藥俱不效囑其弟塏曰親老當侍養勿復他往我歿瞑目矣無一語及他事年三十九而歿嗚呼天之生二子其有意乎其無意乎何有始無終命不酬德乃爾乎是則不可解也

墓誌銘

國子監典籍素冲李公墓誌銘 明劉理順

杞與陳留壤相接也僉憲李公蒞留時不佞獲沾九里之潤久矣猶憶治留善狀誠不減黃之於潁川龔之於渤海也而其考素冲翁維時實爲大梁司訓文風吏績芳聲騰橋梓間矣未幾而僉憲公擢兵曹遂晉今職翁亦有成均六館之命乃翁未履任而以訃聞公方受事而以憂歸中外惻之至今秋遣使長安出公所爲翁狀祈一言以銘諸墓不佞濫竽史局方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

銘

思採輯懿行用以彰往詔來豈可以不文辭况誼又不容辭也謹據狀而誌之無溢詞焉翁家世居穀城其高王父諱宗者有隱德曾王父諱世威精岐黃術活人功多王父諱繼道能世其德至父諱養榮始以明經爲清河學博興賢育才教思無窮邑人士德之請祀名宦廣文公配賀氏生二子翁其長也翁生而穎異廣文公竒之躬提命焉早善屬文十三遭母喪哀毀骨立感動戚里垂髻列諸生每試必居高等旋食廩餼雲霄轉瞬間耳而屢困秋闈固自有造物耶

翁性至孝每於菽水之暇習鼓琴以悅其親必得快
愉而後卽安有弟愈秀爲諸生殉寇難所遺二孤翁
視如子加意教養使皆成立今且聲噪鬢序矣翁雖
艱於一第而一家孝友五世同居屢以學行兼優見
獎於督學使者貢之先元夕夢神謂汝明年當貢翁
駭然曰前者尙有七人次何容越神又謂上帝憐汝
孝故先之後以寇禍前者或殞身丁艱而先貢之夢
始踐則翁之孝能格天也僉憲公蚤薦賢書再困春
官急圖祿養就教壽陽翁奉廣文公偕往詩書砥礪

三世一堂雖苜蓿齋寒致足樂也乃不兩月而廣文
公遂捐館舍翁慟祿不逮親哀過幾至滅性扶柩旋
里中途遇土寇羣擁思逞旣聞翁名皆曰此善人而
孝子者也撥健卒數十護送之孝行孚人不畏強禦
鄉人競侈爲美談云翁以貢謁選而得祥符訓導汴
習素尙繁華翁日聚諸生相與明聖學審志向定章
程嚴約束立文行忠信四大社務先德行而後文藝
士風翕然丕變寇薄汴城攻甚急翁捐百金犒守城
軍直指亟賞之謂此寒官耳而仗義如是適新鄭缺

令遂委翁視篆焉鄭邑地瘠民貧衙積蠹賦積逋雉
堞圯毀不堪守禦翁直舉狡猾立置之法進疲民而
噢咻之築城鑿池不遺餘力兩月間煥然改觀所斟
酌於寬猛間者人咸以爲子產再見也兩臺旣知翁
才又令攝篆原武其惠政一如新鄭所最著者修城
易土而磚擒大盜張學等十六名斬級百餘顆原民
賴以安堵歲饑設法煮粥所全活數萬人會值帑金
賑濟翁單騎下鄉遍戶分給務令皇恩無不被之區
兩臺嘉其績交章薦之遂奉有優擢之旨是時僉憲

公方以延津令調繁陳留緣覃恩獲沾綸綍之榮迎
過有莘稱觴跪請加冠翁堅辭不受誠不欲以子封
掩已職也撫臺禦寇需馬向邊召買欲得才且廉者
方堪委任遂遣翁往翁受遣時僉憲公適被徵詔遂
與同舟北渡抵岸見廩延士民擁衆懽迎翁爲之色
喜曰兒顧能得此於民乎忠臣出於孝子尙其勗哉
旣而遷長治諭翁仍以大梁教法行之而上黨之士
遂彬彬然質有其文焉則翁之躬化者神也僉憲公
考選樞曹尋以召對承恩有治兵順廣之擢而翁亦

以城工優轉授國子監典籍聞命之日踴躍束裝意欲取道廣武觀僉憲屏翰之猷赴任北雍廣盛世菁莪之化乃啓行有期忽無疾而逝惜哉翁生平忠孝性成慷慨慕義輕財重施里人德之有富鄰穆姓者潛以千金相托令徐給以庇其子之不肖翁却之以爲交締未深而重貲遺之子之才不才政未可必且四壁安容貯此多金乎臨財不苟類如此下帷攻苦經史子集各有註論足爲後世法程尤殫精正心誠意之學時共知已發明是以終身口無擇言身無妄

動沒之日遠近悲悼謂人喪典刑云元配王氏不一
年而卒繼配勅贈孺人宋氏者僉憲公之母也賦性
柔嘉夙閑壺範于歸後敬事舅姑時以孝聞凡饗饋
澣濯躬任其勞時以織衽佐翁誦讀逮觀光上國作
賔王家之日未嘗不歸功於孺人鷄鳴之傲也是年
十一月十二日合葬於上古城祖塋之側爲之銘曰
治爲教徵教爲治源橋梓交輝譽振梁園成均清切
爲誰私淑干城千里爲誰式穀雖緣砥礪亦藉劬勩
豈必偕老亦號未亡有相之道受天之祐綸綍輝煌

克昌厥祚德厚流光惟善降祥史筆昭垂歷世無疆

五鹿李公墓誌銘

國朝衛周祚

余幼時傳聞平郡之西隰州有五鹿先生者號能文
鬻序中聲稱轟然至庚午與先兄邵孫同登賢書嗣
授壽陽廣文陞延津令調繁陳留一時治聲籍籍稱
爲循良迨余行取始會五鹿公於京邸雙目炯炯識
其爲盤錯之器於是締交甚善每遇公事無有不聚
首者及公任少司空以病歸里未幾卽有修文地下
之信嗚呼悲哉按公諱呈祥字麟埜號五鹿世爲河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四

銘

東隰州人祖繼道生養榮爲清河學博贈通議大夫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崇祀鄉賢養榮生愈華祥符
訓導長治教諭陞國學典籍贈通議大夫總督倉場
戶部左侍郎祀名宦鄉賢配王氏繼宋氏贈淑人繼
牛氏封淑人副室田氏子二長卽五鹿公宋淑人出
次呈藻田氏出公七歲背母撫養於牛淑人性至孝
晨昏定省有如成人事兩世尊人備極色養嘗曰吾
得兼事兩世尊人生人之樂我有之矣幼攻舉子業
造理奧十三歲爲郡諸生十七歲食餼每試輒前

庚午舉於鄉爲壽陽諭任延津陳留知縣廉卓有
政陞順廣兵備迄

皇清定天下以薦起公睢陳道俄轉分守大梁道時兵
燹之後居民離亂公多方招徠或給牛種或庖爇骨
而民始安集又築黃河大堤數百里開陳橋舊河直
通南路至今便之修葺所屬文廟士風始振

世祖皇帝欽賞蟒袍銀兩褒異焉旣而分巡武昌招撫
大盜地方安堵至於清刑獄却餽遺課士子愛百姓
皆真心實政楚人頌之再轉天津道津商以陋規獻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五

銘

金却不受以是賢聲蜚傳內陞通政未幾陞督捕深
剔逃人之弊轉兵部侍郎乙未

殿試充讀卷官轉戶部侍郎總督倉場禁苞苴陋規運
弁官旗皆感服其德數年逋欠爲之全完

世祖皇帝賜袍帽銀兩再

賜御製山水圖因遷葬假滿補工部左侍郎

今上卽位差祀北嶽河瀆事畢督

皇陵工公與同官極力撙節方拮据不遑而疾發矣未
幾抵家遂卒公居官數十年清白自持吏畏民懷捐

館之日蕭然無餘物更能教子孫敦骨肉厚朋誼士林之內無不知其爲幹濟才也孺人劉氏先公卒貞靜有懿德歸五鹿公布衣荆素不事華飾事翁姑必盥沐自操與五鹿公相敬如賓凡事必裁以義壬申寇變賊大至遂墮井井水深丈餘不沉而浮旁有橫竇遂匿其中寇退縋出使人驗之井竟無竇異哉非鬼神之呵護耶天旣庇佑善人而享年不永豈亦其數耶茲奉

旨祭葬於康熙六年合葬上古城新塋銘曰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六

銘

汾水之西藐姑射浩氣精英產文伯峻爲卿士聲赫赫肝膽激烈堅金石鬱鬱葱葱佳松栢億年萬載藏圭璧吁嗟乎聲靈不朽罔不懌星斗光 茲幽宅

貴州貴陽府定番州知州蒲英李公墓誌銘

隰州侍郎李公與先君子爲布衣交前庚午公領鄉薦先子亦中副車郎君上林監丞蓋念公又與亡弟七鼎同甲午恩拔蓋世講也乘自戊戌成進士直侍郎李公啣

命歸里曾奉先子命同亡兄七旒往隰晉謁酒間共坐者則公堂弟同如芳如等永夜勸酬極留轄脫巾之歡別來浪跡仕途海角天涯音問都絕及後予告歸休乘先子及弟昆輩既先後物故而侍郎喬梓亦皆仙遊今李子諱連譬者忽自隰持其尊人行狀求誌于乘乃知芳如公亦赴玉樓召矣昔韓愈誌馬少監但叙其家世存歿遂不勝嗚咽况乘與公家存歿之間變態如許其又安能忘情耶雖不文義不可辭畧譜其事如左公諱呈桂字芳如別號蒲英世爲河東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七

銘

隰州人其先曾祖諱繼道樂善好施多長者風祖諱養榮以明經兩任廣文于清河山陽廣文公生子二長諱愈華亦以明經歷任至國學典籍後以侍郎公貴同廣文公皆誥贈通議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又皆從祀鄉賢名宦次諱愈秀卽芳如公父郡庠生屢科不第值變亂以諸生抗節殉難後以芳如公貴恩贈奉直大夫定番州知州從祀鄉賢贈公生子二長諱呈蘭字同如辛丑歲進士見任潞州司訓次卽芳如公也公生而丰姿俊雅質性高明仰承祖荐

父世德與長兄儀範甫弱冠卽樹幟于弟子員
學憲芹泚張公以文行兼優特取拔貢雍試屢列高
等乙未考授知縣辛丑筮得湖廣臨湘縣臨湘固疲
弊地到任三日錢穀逋負冊籍淪亡公悉心較理稍
得就緒未數月而母牛宜人訃到公自傷 宦不及
視含殮哀毀骨立幾不自存奈以士民保留越一載
方得奔喪時上臺憐惜有催科不擾不誤理詞得情
得法之獎唐彬鄴下之流風未逾朞月張兌新豐之
善政已見一斑蓋公之初試于牛刀者如此服除補

授廣東恩平縣恩平以濱海險瘠之地民貧盜起丁
徭官租逃亡過半公多方撫卹使民有餘力政有餘
閒輿頌流于口碑賢聲馥于當道丙午分校秋闈所
得皆知名士歷俸十載陞任貴州貴陽定番太守將
就道老幼攀轅如失所天寇恂之去潁川父老叩閭
而願借顏斐之守京兆吏民遮道以請留蓋公之績
奏干循良者又如此自公守定番之後適值吳逆
亂地方失陷是時釜沸波翻人情反覆甘心逆命
負國恩者未易更僕數而公不受僞召遁迹山林

苦備嘗迨 王師開復方奔投于綏遠將軍營前將
軍憐其志將特疏薦用而公以變難怵中宦心頓冷
僅勉強留守于黃平者一載隨即掛冠歸家抵家之
時一主兩僕行李蕭然見者聞者皆爲嘆息杜少陵
之衣袖兩肘苦慄堪憐王摩詰之凝碧一詩忠貞不
失蓋公之歷顛沛流離而一軌于正者又如此公既
絕意仕進樂就林泉時方謂裴公綠野之堂司馬耆
英之社驅雞雲裏放鶴山中行當爲東山絲竹重開
佳話何圖甫及古稀遂捐館舍使士無模楷邑少坊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九

銘

表此董相之陵行者過而下馬國僑之逝婦女因之
投簪者也要以宦遊廿載馳封兩世而政有仁聲囊
無長物以忠孝報君父以清白遺子孫公則可謂無
負也已元配史氏幼習閨箴長嫺內則奉孀姑晨昏
不倦相夫子終始無違和于姻親慈于僮僕內外上
下無有間言性恬澹雖從宦布衣蔬食泊如也以姑
喪憂勞成疾先公早逝誥贈宜人繼配李氏生男三
銘曰
詩禮世家簪纓望族處爲名士出爲良牧相乎內者

爲韋爲弦昌乎後者爲蘭爲玉旣固旣安鬱鬱乎佳
城之築

勅封文林郎通宇劉公墓誌銘 國朝陸光旭

人之有世德者天之祚其後人也必遠且大其祚之
將遠且大者天之祚其先世也必厚且長故有及見
其子之顯者矣或不及見其孫有及見其子若孫之
顯者矣或不及見其曾孫古今靈瑞之氣又曷可多
得哉晉中土厚泉深有陶唐氏之遺風故人多壽考
如傳所稱絳縣老人者流蓋依古爲然然未有如我

寅丈劉公清秀之王父通宇先生爲傑出者也方余
筮仕保定時公之尊人餘澤公令文安而公則令阜
城余皆以僚長事之而文安尤接壤通宇先生皤然
鶴髮乘安車往來文阜間望之若景星故余得親炙
其家風甚悉知天祚劉氏方遠且大也故其祚先生
厚且長蓋未有量哉茲余謬膺簡命叅藩三晉又得
近公粉榆方以得御先生爲幸而先生則已歸全於
家矣會余尙在都門公持先生行狀來屬余銘其幽
宮之石通家世講弗克辭也爰再拜而爲之按狀先

生諱漢昇字通宇先世晉之隰州人少從大父中和公卒業寶鷄署中者五載日與秦中諸名士論文刻燭旗鼓相當已而旋里遊鄉校有聲尤豪於詩酒意不可一世然屢試未得遇爲諸生二十年輒棄去一意高隱誅茅城北結屋數十間成一小圃偕子若孫讀書習禮于其中家人父子自相師法穆然有古醇儒風暇卽率家僮輩力田灌園蒔花藝藥以其精者養生而其緒餘治家人產居鄉重然諾急氣義好施與賴以舉火者甚衆方闖焰之虐也隰爲蹂躪數矣

先生家顧屢有神祐闔門無恙人皆以爲積善之報居亡何罹腹瘍之厄卧床蓐者踰半載夢綠衣神慰安之尋愈人蓋以是竒之而先生修持益力嗇精保神溫養子珠復歸於嬰兒八十餘年如一日也而先生之子若孫遂隆隆起家矣餘澤公之秉校原樂也先生就色養者久旣而遷文安迎先生幸子舍旣而清秀公遂鳴琴阜城矣則又迎先生過從焉兩大令使者相望于道以得奉先生色笑爲愉快而先生往來兩巖邑間亦且再四左芝右蘭曾孫遶膝世間天

倫樂事未有過於先生之家者也客春倦遊還里里
人望見顏色不啻洛陽縉紳先生兒童婦女之於邵
堯夫也嗚呼盛矣巋然人瑞方共倚爲魯靈光詎謂
蒼天不憖遺歲在庚子仲秋念有二日偶示微疾正
襟危坐數日而逝春秋八十有四嗣君餘澤公徒跣
奔赴慟不欲生仲孫清秀偕兄若弟率諸曾孫悲號
躑躅親友聞之莫不隕涕擇於順治十有八年夏四
月朏奉先生之殯與元配張太孺人合葬於古城之
祖塋禮也先生有子一卽文安令餘載家乘弗具書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一

銘

銘曰

卯金之出出自陶唐夏始肇封皇祖劉累事帝孔甲
實維豢龍爰及隨會世處異方蔚爲太宗山川蒼莽
鬱結輪囷篤生鉅公善氣飲人雲仍奕葉食報無窮
帝錫佳城漆燈萬古鬱鬱葱葱式穀似爾蟬聯未艾
子孫其逢勒此貞珉座于泉臺高朗令終

詩

題桑子鋪石壁

宋孫冲

峨峨溪畔石迢迢石邊路寄言名利徒清賢誠足慕

過興儒里

金顏諮

雲林垂幕覆山村半嶺牛羊日已曛名謂興儒應不

妄太平今日正宗文

過興儒里

宋元吉

我初遊太學讀書思入官幸脫讀書苦迺知入官難

去歲旱既甚今秋天早寒離離山上苗搖風青且乾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二

詩

居民愁凍饑於我能自安繫馬就此憇慨然發長嘆

作詩見我意非欲他人觀

春丁卽事

元張浩然

平陽路
總管

一代文章復炳然泮宮俎豆會郡賢闌珊燈火人歸

後門掩西風又隔年

春丁卽事

杜思名

本州
尹

阼階燈火已闌珊向晚東風却作寒須信人間歡會

少金荷倒捲不辭乾

題本州公署壁

張琪

宦途汨沒歷清苦身閱浮華過五旬七月山城多霧
雨十年書劔老風塵日邊丹詔求賢憇枕上滄江入
夢頻撫卷題詩思無限臨軒消散自怡神

和前韻

木

薛

河東廉訪副使

驅馳終日走逡巡涉水登山已過旬覽鏡可能嗟短
髮拂衣誰爲浣征塵夜詳憲案留燈久路覆民詞駐
馬頻聖主九重思治化小臣無補謾勞神

觀風至隰

王進誠

登山臨水趁春輝遠播皇風敢憚疲夾道肅迎新憲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四

詩

節傾城欣覩舊官儀詳披疑案窮奸穴深喜遺民葺
廢基雷雨願施大造甲兵洗淨復雍熙

題明月泉二首

陳

嶷

河東運副

人驚明月出崖前晝夜光輝映碧泉水母波間遺鏡
去潛龍潭底抱珠眠杵聲來雜溪聲響桂影要欺荷
影圓寄語隰川賢太守忍教勝景廢當年
懸崖儼若軒轅鏡古人間照石泉清徹水光秋皎
皎靜涵山影夜娟娟嬌娥飛珮今何許老子登樓思
惘然過客臨溪空嘆賞祇將詩律記流年

題明月泉

節齋

河東廉使

古昔蒲子地今郡名隰川去城八里許美景分媿妍
瑩此巖上月照彼崖下泉波光始蕩漾兔影成嬋娟
陰氣固相孚陽應何昭然靜觀物有感方知理無偏
心鏡生皎皎德化流涓涓時備憲府列叅乘驄馬前
適來暮春月勝賞中秋天作詩記石壁恍若人間仙

題明月泉

李文甫

河東廉使

按治河汾山路遙勝跡名踪盛追考隰川北去路修
回水碧山青現靈寶嫦娥駕出桂月輪飛上巔崖照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五

詩

蒼昊一泓寒水碧澄澄千丈銀蟾光皎皎瑩奪寶鑑
朗空明冷浸冰壺泛清皓悠悠物理直難明造化逞
竒出天巧冠蓋經由恣覽觀馬頭似照行人早當年
隱隱春雷傳石裂泉隳鏡未保日月飛入九霄雲澄
波亦散途中潦山中冷落車馬稀祇見石頑土空老
後來賢牧重修鑄成敗應知非偶然巨斧一揮修目
手却訝冰輪飛下天石泉明影宛如古遊人車馬復
爭觀我來自謂觀民風幾欲尋幽問修阻壁間細讀
節齋詩想像幽竒冠汾澣不徒照映賞清妍政宜寫

入丹青譜

宿諳真觀

僻性由來耽野興
星輶駐處便雲霞
能將青鬢隨流羽
懶待紅塵逐暮笳
幾派長洲供窈窕
千層山殿趨歌斜
乘虛一望桑麻廣
不道桃園洞裏家

隰途遇雪二首

明馮

清

副使

東風拂拂旆旌輕
蒲邑西來百里程
曲水環流如有意
重崗面列似相迎
崎嶇道路防閑密
蕭索閭閻感慨生
盡日不勝勞跋涉
夜深燈火宿山城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六

詩

城頭習習扇東風
四野陰雲入望同
霖霖恍疑酥滿地
繽紛錯認絮飛空
雨隨春暖機應解
雪爲山寒理要窮
渥澤總能滋萬物
已占天意賜年豐

普寧寺早發

黃洪昆

御史

寺門遙望隰州城
猶是青驄百里程
聞梵懶從雲外賞
參禪未斷世間情
簡書秉燭妨僧定
霜霧凌晨傍月明
莫怪頻看三尺劍
似言豺虎更縱橫

隰州道中

朱鈍菴

僉事

路入深山望轉賒
春風隨處足生涯
碧雲拖地煙中

柳絳雪粘苔雨後花遠近土崗千萬疊高低陶穴兩
三家老翁知我觀風吏也道民豐好歲華

途中阻雨

東風吹雨阻征途馬僕俱疲日又徂老衲房閑容借
榻山翁酒少吝賒沽簷聲滴滴鳴高下雲氣溟溟弄
有無彷彿瀟湘舟晚泊蓬窓默坐聽提壺

和朱鈍庵韻

李古攘

御史

一上高山四望賒渺茫何處是天涯臨城僅有窺春
柳徧地全無應節花版籍原編三十里逃亡今有二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七

詩

千家也知田野荒蕪盡野叟支頤嘆物華

題仵城縣壁

沈休文

提學

周遊山路嘆亡羊仰盼蒼空僅一方叢棘傍行衣似
粉崩崖下渡汗如漿縱無佳果堪充食亦有良可
藝桑啼鳥數聲含怨訴也應憐我客他鄉

和沈東山羊字韻

李古攘

欲學初平石化羊宦遊未遂問仙方一生那得離琴
劍百里何曾見水漿原上雖無花共柳路傍却有棗
和桑夕陽持節春風裏覩此蕭條憶故鄉

和前韻

東 滄 提學

十年遊宦說神羊今日掄村在冀方客路光陰奔野
馬春風田澤散瓊漿 時雨連日故云地多古蹟剛留志民爲
官租亦種桑眠底紛紛三月暮漁舟何處是仙鄉

隰州道中

石 玠

城郭寥寥倚沆沆幾層山色暮雲東皇圖自爾封疆
遠宦轍頻勞車馬通三月鶯花憐晚景連朝風雨見
年豐人家多傍林巒住一望依稀在畫中

隰州道中偶成

楊 試 提學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八

詩

曲水冰消日正中午烟籬落遠溟濛纍纍白石沿溪
路陣陣黃沙過嶺風野鹿避人眠宿草霜蘆飄絮逐
飛蓬青山好似環滁境誰構幽亭慕醉翁
課諸生有感

門外青山萬木森懶雲閣雨晚陰陰百年賈傅憂時
策此日文翁化俗心黑豆登場民有望黃芽覆嶺路
難尋伐檀歌罷霜臺靜響斷蘇湖木鐸音

隰州書懷

巘攀躋日萬重鄉心隨處着人濃不緣王事趨程

急豈識顛崖有路通觸鏡飛霜欺客髮窺簾倦鳥厭
樊籠飄飄萍梗原無定何日隨風到海東

隰州途中二首

迢遞隰州路荒涼歲暮時隔雲傳鼓角積雪映旌旗
百里分堯壤十年儀壯懷翻不愜何力救瘡痍
曲徑纔容馬傾崖半入雲攀枝尋鳥道掃雪辨峯文
日影依林薄鐘聲隔寺聞丈夫皆有志叱馭學王君
盡日輪蹄未出窅郡城隱隱小溪東石崖月映寒泉

過隰州

和石玠詠

雷

霖

副使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九

詩

皎仙洞風飄瀚海通松蔭四圍千丈濶黍收三伏萬
家豐黃堂更得才賢守多少烟村惠化中

道中用沈東山韻

石玠

雨過山行尚覺寒雙眸不肯受風酸無端野意紛
李欲暮春光隔水瀾觸處唐虞封域古關心夔契事
功難深臺曉坐人踪少綠樹青葵影自寬

過隰州

地遠經年客到稀偶乘春過亦光輝臺中栢古煙時
吐山外雲晴鳥自飛擊壤觀風有子繼

親威

成化間先公嘗為按察於三晉故云

公餘和盡東山句

東山舊猶親民者

爾留連未肯歸

詠松栢

東 滹

院內長松十五株清明時喜到庭隅一層層起圓如
塔兩路路分拱若扶近有蒲葵能戲蝶曉無煙雨亦
棲烏由來自得生成地便到千年恐未枯

喜雨詩二律

張鉉極

山頭烟火色茫茫鎮日塵沙晝掩堂十雨未沾河海
潤三農已逐桔槔忙蠲租屬望推恩詔督運愁看割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

詩

肉傷禱祀步歸雷大振喜從中夜起徬徨

格天無術徧神求霖霖連朝願小酬黔首未蒙膏澤

洽青山不老大河流歸來牛背蓑間笛聽盡羊腸隴

畔謳為語農家好耘耔憑將大有報前旒

題西曲寺壁

成 憲

風塵搖落髮毫班何事浮生尙未閑載筆十年慚玉

署褰帷萬里疊蒼山艱危唐相堪時憶

唐高祖時房齡嘗為隰

城尉故云

留滯周南敢望還獨坐空房霜月上不禁寒色

滿禪關

紫川夜徙歌

范守已

隰州城外紫川水流嚙城根城半毀我來視篆欲修
築先徙紫川川不徙五月風擁黑雲來轟雷猛雨山
欲摧礮壑百道歎白浪洪濤澎湃高三丈直打城頭
去復回州人號泣憑高望我聞水聲如天崩心膽欲
裂身冰兢稽首神明望喝護爲収猛浪息崩騰祝罷
神明忽傳語徙河収水勞區處言畢霹靂起中庭駕
龍驅蛟已輕舉須臾河流寂無聲夜半沙石擁潰城
濬就長溝傍西山涓涓細水映月明晨起往觀驚且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一

詩

喜神功倏忽果若耳水涯移去千百尺石渠新開三
二里掃擅焚香拜神貺士庶歡呼聚如蟻共說古今
未見聞明公應是謫仙子愧我庸愚遭世網才能薄
劣誰鑒賞豈知頭上有神明與我相隨若影響一念
仁民民不信幸有昊天來助順遷謫年來無怨尤一
任華髮盈雙鬢君不見呂尙父灌壇風雨不敢度又
不見韓昌黎潮陽鱷魚爲遠移自笑德神不如古區
區靈異何足數

題桑子鋪石壁

辛東山

蒼莽羣山裏迢迢澗水清旌旗避豺虎樵牧喜歸耕
陪戈堂尊遊千佛庵五言十韻得風字

楊季淳

一僧傾願力千佛著神功混沌山含樸玲瓏手化工
幽徑穿崖出禪房斲磴通無梁恢峻宇有簾待鳴鐘
旁夾潺湲水當前萃嶺峯北岩遙列牖南嶺恰宜松
坐久塵襟豁神澄眼界空普陀浮海面天竺帶湖容
興劇重登眺緣竒愜會逢下春歸騎穩剩有不寒風

遊千佛庵

李茂梅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一

詩

曲徑盤旋直接天梵王宮闕白雲邊兩山翠滴袈裟
冷一道溪流几席汧花落鳥啼僧舍寂香清茶熟客
亭宣幾度坐來塵念息願拋書劔學金仙

弔嘗穀臺

國朝孫應龍

廓落悲羈旅呼春作我侶蕭蕭攬轡徐乃在河之墅
芳草自芊眠清風相律呂遊情等絮飛棲泊定何許
兀爾見高臺軒農嘗穀處荒烟覆古垣莽蒿撐孤宇
敗壁篆蝸蜒深林竄灰鼠惟餘點畫文綜錯如新杼
中有白頭翁含辛持敗筥臺前跪致詞噎哽不得語

昔年慶屢豐酌酒歌糜秬今茲蕩秋風郊原哭舊黍
翻傷啣谷鳥降衷驚天予未若忘耕耘血毛恣飲茹
問誰爲此言涕泣增憂癩自昔重先農千官拜豆俎
郊壇圭璧殷踰舞列鐘簾孰者忘民艱裡祀成曠舉
荒臺蔓草深帝子在何所卦畫空遺之驅饑悲字賁
我來生古懷俯仰棼無緒何以致祈年千倉盈積貯
左瞻河洛功屹柱龍門阻右撫姚虞琴薰風解愠暑
烝民歌帝功挹斗陳椒醕

弔先賢卜子墓

孫應龍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二

詩

便便有腹嗟空飽目歷羣山天下小把酒歌呼賦古
懷風塵書劔蒼顏老龍威覆黼費幽尋委宛青城恣
冥討鳥道雲封雲鶴孤花汀月冷河汾悄壯遊不惜
走遐荒策馬平陽烟路渺山隰初傳蒲子城龍泉往
蹟埋空島庭間何事懶鳴琴日抗塵容不可掃謀國
何如肆野謀青絲緩轡衝風早行行百里踏蒼霞鷓
鴒聲裏斜陽裊荒碑斷碣蝕苔莓零落遺踪天外杳
父老前余忍致詞卜商此地荒臺沼嗷嗷鬼母哭秋
陰白日鳩鷓呼樹稍叱石羣羊卧不驚千年鶴魄迷

華表與之拱揖靜徘徊露泣幽花寒月皎
臺羞蘊藻嘆息今人失古人傳疑傳信紛難考
連泗阜詞琴繞臨風憑弔自欷歔猶聽西河波浩渺

蒲衣高隱

孫應龍

僻屐登山屨微馨吹蕙芷孤雲同與間云是蒲衣子
蒲衣悔藏名猶留名在史號爲帝者師掬水洗其耳
誰與共往還蒼松白鶴倚披衣不異昔薜荔秋風起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四

詩

潛隱自無心茹芝亦所恥高縱不可攀天半雲霞起
中有雲霞人呼之或出爾寒暄照古顏相對增汗泚
忽復生唯疑巢由胡不仕龍門鑿險流巨野傳耘耔
如彼敖陶唐空隨秋風毀於今渾兩忘出處有同是
牖棟起松雲何殊泉石裏因之嘯且歌清意淡於水
衣草學編蒲深山混鹿豕遙斟瓢下泉聊以漱吾齒

同遊水簾洞唱和

胡文煥

誰云名勝僅天臺此地簾崑曙色開洞裏無天雲自
靄峯頭有日雨時催
堊僧採藥沿崖去好鳥啣花傍

水來乘興登臨遙極目恍擬二島一蓬萊

和前韻

楊芮如

千尋削壁藐天臺古洞深深倚澗開玉線條條石上
挂珠花點點崑前催羽人駕鶴雲中去野客扶筇陸
地來母灶石床猶尚在何須遠涉訪蓬萊

和前韻

李連科

喬雲靄靄鎖仙臺異卉名花傍洞開山勢穹窿霽愈
好水聲淅瀝雨偏催白猿嶺外倫莩去呦鹿松間啖
草來遙憶當年曾避此思親真媿綵衣來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五

詩

和前韻

王謙

層層翠嶂比天臺此日登臨淑景開洞內乾坤人未
曉山中日月鳥能催巖流顆顆珠簾下澗水涓涓銀
浪來寄語遊人莫漫去傾樽且醉小蓬萊

穀城佳砌

劉子瑜

高臺留古跡萬代仰神農卦畫祥雲護殘碑蝸篆封
空階老橘杣寒煙鎖翠峯

蒲衣高峯

危巖隱帝師此地卽崆峒卧石雲生袖彈琴鶴舞空

我來松嶺下極目仰高風

靈巖晴曉

林深迷鳥道山峻看雲平青松冷日色危石激泉聲
古刹藏幽徑嶺外老僧行

石月澄波

夜光懸斗壁泉內破天痕玉兔長留影潛龍不敢吞
驅車時悵望古木障荒村

石佛洞

劉桐

石壁雙開古洞幽僊翁已邈佛恒留吾來欲演三車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六

詩

義目斷荒山水自流

過天寧寺二首

鄭恂

曲曲山阿接隱淪白雲深處是長春同修蓮社欣隨
分跌坐蒲團不患貧已過光陰難駐跡未來寒暑任
浮塵十年宦海十年夢試向天台叩昔因

有山城外接城墉恰似僊人掌上峯乘興便須凌絕
頂題名還擬舊行踪雲堂淨掃堪棲鳳錫杖徐飛欲
化龍暫借蓮宮消世慮僧人不解示歸宗

和前韻

鄭保邦

雨霽殘雲半嶺橫
平沙石磴馬蹄輕
和風細細聞天籟
密樹叢叢隱梵聲
山鳥頻呼如有意
僧花多種不知名
同遊半是利名客
偷得餘閑快此生

一帶嶙峋護塹墉
天然長就自來峯
雲山偏許禪林占
詞賦多留豪客踪
半穴借居能伏虎
枯泉乞水爲降龍
也知此地堪逃世
祇是吾儒各有宗

安國寺牡丹

張象蒲
臨汾翰林

姚魏當年富貴春
無端淨土試粧新
只緣高士尋閒客
便向山僧借美人
豈謂風來方綽約
却憑雨過更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七

詩

精神江州恰似如
灑酒儘可花間醉
錦茵

隰州秋懷四首

高季本
嘉興進士

木葉紛紛初下時
賦成九辨爲秋悲
夢中故國鴛鴦渚
客裏唐風蟋蟀詩
紫水不聞灘上響
黃花自愛砌傍枝
溫陽八月霜先降
還說今年搖落遲

城隅野老話從前
指點繁華萬井烟
猶記亂離逢勝廣
只因烽燧接鄜延
枯槐偃蹇存空堡
衰草淒迷剩石田
六十餘年生聚久
如何榛棘尚依然

麗譙雲際鬱嵯峨
孤客凭欄感慨多
山勢北來連霍

嶽溪聲西去入黃河荒城重耳祛猶在舊壘劉淵戟
未磨欲覓蒲衣棲遁處何時芒屨訪烟蘿
山鄉別是一風光一帶荒窑百尺岡敗絮早縫防雨
雪短垣亟補護牛羊收禾原上村翁擔洗菜溪頭少
婦筐每向茅檐看作苦侏儒飽食幾回腸

恭紀

世祖章皇帝御筆山水

章皇冲齡御六合武功文德聲輝赫深宮時奏南薰絃
旁及藝事多創獲徑尺大字臣曾見龍騫鳳舞驚心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八

詩

魄忽從東絹靦皴染遠過宋元人舊蹟錢唐馬遠聊
自北試看氣象仙凡隔蒼藤古木勢陰森天際竒峰
落千尺白雲深處小橋通茅屋幾家溪水碧杖藜岸
幘者誰子疑是商山采芝客想見揮毫費苦心
紫宸亦有烟霞癖是時侍郎臣呈祥方督天庾理繁劇
閣門宣喚得承恩手捧黃綾出左掖計自乙未季冬
來海宇昇平安磐石自天題處墨猶新至今光與斗
牛射風景蕭條蒲子城不圖有此義文畫昆明劫不
到山蹶百靈常護百彪辟

喜雨

錢以墀

隰地皆高原無灌溉之利十日不雨麥禾盡焦戊子夏四月甲子雨心竊憂之自後山川滌滌卽有霖霖俄頃卽止沙飛土燥如故城南十餘里有龍子湫宋崇寧中勅賜豐濟廟額屢著靈應爰偕僚吏步行取水于湫又聞上留里有龍神祠月初神憑人語刻期致雨乃迎入城中日虔禱者三望日一村夫跳躍舞蹈傳神言十九日當雨是日其人率衆晨往龍湫歸而濃雲頓作時東風急雲盡向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九

詩

西漸露蔚藍乃作仗劍叱咤狀風轉而西雲復還東大雨如注自未至戊四野霑足非神之賜不及此喜而作詩以紀靈異殊媿敬亭山下作也

四月甲子雨占者謂當旱五月迄六月眞見中谷曠有時細雨零絲絲忽中斷秋禾焦欲歠山農仰天歎方社殫圭璧夜愁星斗燦家家插柳枝鼓聲每達旦市旣禁屠宰厨亦絕蕘蒜昨迎龍湫水涓滴出山半官吏徒步行喘急爭揮汗上留有龍祠靈爽不可玩望日傳神語語頗雜夸謾雨在十九日鑿鑿了無憚

聞之中心疑大笑此風漢豈果神所憑安得期立判
十九又甲子朝旭簷外爛過中雲忽起城上引領看
雲脚向西去其意已將散風忽從西來飛雨急如彈
流潦滿中庭頃刻深沒骭信若神所使此寧金可換
老稚共歡呼喜氣溢里閭齊明酬神德廟前鬱鬯灌

戊子嘉平觀

世祖章皇帝賜侍郎李呈祥 御筆山水恭紀一首
運逢清晏樂豐稔山郭歲暮民嬉恬走馬偶向城北
去主人倒屣寒湘簾手持異寶出示客階下咫尺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

詩

天威瞻

先皇御極昇平久萬幾多暇六藝兼金華殿上進講罷
瑣牕玉几鋪霜縑遠峯層疊潑墨就不作春筍枝枝
尖青溪幾曲橫畧約深林一逕通茅簷軟紅十丈不
到此其中倘有幽人潛

宸襟乃與蘿薜洽仙境忽向仙毫拈若比荆關應遠過
戲仿馬遠詞何謙歲在乙未季冬朔體元齋印紅砂
鈐侍郎忭舞拜賜歸藏逾球壁緘滕嚴六十年來頌
謨烈鼎湖何處攀龍髯天章燦爛幸此覲彷彿雙袖

爐香霑

紫川書院新栽松柏

紫荆五鹿峯峯岬紫水迴環靈秀發講堂初啓禮器
新經史大義日標揭廣庭懸曠宜遠眺千章夏木清
陰闕山中移得青松來稜稜數尺露瘦骨昨朝更栽
柏樹子影小未遮墻畔月却喜當春雨及時試看生
意已勃勃堂前舊有古栢在無人愛惜牛馬齧近始
叮嚀勤灌溉黛色參天未消歇老者儼如丈人行氣
象尊嚴具袍笏穉者肩隨夾道傍辟咄受經初束髮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一

詩

總是凌霜傲雪姿下視楓柳廝養卒他日爭稱梁棟
材會見干霄勢突兀樹人樹木理則同留意栽培未
可忽殷勤爲記手植時從此千年勿剪伐

宿水頭王氏山莊

水頭水徑杳一騎獨翛然高處原非嶺行來總是川

俗呼石路
曰平川

晚霞紅屋角深樹綠簷前田舍猶清曠村

酤穩醉眠

同徐雪軒高戴笠訪宋氏書齋松樹雪軒作畫戴

笠題句其上

樹色誰家好閒尋處士居松圍當院翠杏缺碍風枝
頓潑徐熙墨還題高適詩從教弗剪伐拂拭自今茲
騫莊看花因過明月泉海架山四首

躡屐騫莊去風光又一新入村真似錦映水總無塵
鶯語黃初閃柳眠綠未勻山中花較晚春盡始知春
最愛山樓上簷前樹樹花乍疑籬積雪忽訝檻明霞
影亂垂鞭路香濃賣酒家誰言村徑僻入眼儘繁華
石上月何處泉還明月稱回頭紅爛熳對面碧峻嶒
草軟鋪吟席沙平立射棚素箏與濁酒慷慨興還增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一

詩

雙鳴雲際出縹緲晚烟深曲曲穿蘿逕陰陰入栢林
臺空招白鶴像古鑄黃金一帶清溪隔蓬壺未許尋

冬日山行

朝來雪霽尚寒煙踏凍揮鞭意惘然客訝登山如涉
水人言騎馬似乘船雲迷萬疊疑天窄冰結三旬比
石堅何處酒家堪一醉古公穴裏得安眠

紫川書院新成志喜

党應標

山傳蒲子峻地入午城偏唐帝風猶在西河教尚宣
神君治復古多士志希賢頃刻瞻輪奐從容聽管絃

軒窓臨紫水燈火映青氈庭盡栽松栢田還計粥餠
開筵偕少長獻藝定媿妍學用三冬足書須二酉研
眞看臺市駿自媿座飛鱸敬業逢良會談經忌俗詮
厦成應共慶鞭着問誰先莫負文翁化清時各勉旃

大觀樓

董鏞

邊秦邊翟霸圖存傑構峻嶒聳處尊入市半虛多募
城四匝盡高原龍湫南望靈蹤杳蒲子東連碧
岫昏且喜時平烽燧息不須月下嘯劉琨

李節婦二首

劉 墀

隰州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二

詩

誰憶青年蚤喪夫空閨淚落夜啼烏矢心不轉同金
石守志寧甘事舅姑名並伯姬情更苦貞如孟母子
還無况逢 聖世敦風化會見旌書下 帝都
寂寞空閨苦不禁廿年琴瑟絕徽音飲水殮槩腸猶
鐵夜雨孤燈淚滿襟勁節應收列女傳芳名堪擬百
舟吟綱常永賴垂青史媿歿人臣懷二心

南屏山奎光閣傍新建茶房栽榆柳 樹

徐 浩

十里城南 蹇來荒原遙

鐵雙

東溪作驚雷一線廻地近靈湫龍舊蟄門臨官路樹
新栽山僧淪茗消煩渴不羨蘭陵酒百杯

